

用行動改變世界

……將 Gospel 譯作「福音」真的是「神來之筆」，稱喚作「好信息」、「好消息」都無法意會出中文那個「福」字的底蘊——包括上天的賜予與人心的栽種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，非世界金錢與權力所能掌控。

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世界宣明會是一九八八年，帶著年輕記者的熱誠、求真和疑問，踏上一趟孟加拉貧窮體驗之旅，深為這個機構為貧窮人扎實的付出而感動，也在同工的交流間，解開了一個似乎沒有答案的問題：「世間苦難深重，我們能為貧窮的孩子做些什麼？」

「不能寄望明天的答案，他們的名字叫今天，如果只留在發問與疑惑的層面，情況永遠也不會改變，相信行動，才有希望。」這是當地宣明會同工給我的回應。

廿多年來，世情多變，人情仍在，狂傲的記者收斂了帶芒的筆鋒，走進沉穩的事奉人生路，採訪生涯中的接觸經歷，人生際遇的起落跌盪，令我更體會到用行動改變世界的信念。上帝不單留在莊嚴的講壇，歡欣的唱詠，聖禮的施行，祂更活在貧窮人帶淚的笑靨，受迫者乍現的希望，在苦難中堅強地活下去的人群中。每一個重生的基督徒都承受了一份召命，不單求一生有恩惠慈愛長伴，更求一生一世靠著上帝的能力。走行窄路，穿越窄門，因為放下，才能自在；因為付出，才能得著。

華人教會特別是福音派傳統，非常重視傳福音工作，高舉主耶穌頒下的宣教大使命，往往忽略了耶穌同時也曉諭祂的跟隨者，要肩負文化大使命，作為世上的鹽和光。

在字義上去解釋「文化」有著繽紛雜亂的說法，內地著名作家余秋雨在近著《中華文化——從北大到台大》書中，為文化下了最精簡的定義：「文化，是一種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，它通過積累和引導，創建集體人格。」當我們把這個定義延伸，就是讓基督信仰的精神，透過群體的行動，深入社會不同層面、界別和組織中，發揮「酵母」作用，成為一種入世而出世的價值觀，有神學思想的建構，更有行動實踐的方略，都觸及一種信仰與精神最高境界的東西——「道」。



斯特恩斯（左）探望愛滋遺孤。（圖片攝自 *THE HOLE*）

堵塞福音的缺口

道成肉身，是本乎恩，有血有肉地活在人群中，基督徒必須走出「聽道」與「講道」的侷限，才能活出「真道」的見證，用行動去改變世界。

理查斯特恩斯 (Richard Stearns) 是世界宣明會的總幹事，毅然放下為人艷羨的高薪厚祿，領受去改變世界、重建新秩序的召命，要領導一個以基督精神為主幹，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的國際人道救援機構，挑戰是何等巨大，除了個人的能力與魅力外，更重要是忠於和了解上帝託付的靈力，除了有眾多同心同行同工外，他更是上帝的同工，決不會孤軍作戰。

宣明會的同工都有著行道者的特質，仿似一盒盒沒有掛上任何牌子的香膏，讓生命去煥發出基督的香氣；正因如此，才能超越種族、國界、文化、宗教……用行動去譜寫福音的現在進行式——正如新約聖經用希臘文寫成——愛，是動詞一樣。

在他的新作《堵塞福音的缺口》(The Hole) 不單是作者個人的事奉宣言，更可視為當代不分國籍與種族的基督徒，向貧窮與不公義世界的作戰策略，用上帝的話語和故事的技巧，重燃半熄將殘的燭火，讓它燃燒在紛亂多難的世界上，只要火在，就有溫暖與盼望。

將 Gospel 譯作「福音」真的是「神來之筆」，稱喚作「好信息」、「好消息」都無法意會出中文那個「福」字的底蘊——包括上天的賜予與人心的栽種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，非世間金錢與權力所能掌控。

產生神聖的不滿

禧福協會會長劉達芳對本書的評價似一根針刺在教會的痛處：「叫讀者產生神聖的不滿——現今教會常只知增添會眾、儲錢置業，卻對教會外的情況視若無睹，我真要問：「到底今天教會是信『教會教』抑或信耶穌？……」

循著劉達芳神聖的不滿，還可以引申出更多失衡與傾斜的教會發展路線，福音傳播的缺口。我更憂慮有人可以冠冕堂皇，引經據典來辯解，會逐漸蠶蝕福音的本質，將堂會與個人的名望，置於上帝聖名之上，這正是美國超級「宗教貴族」所深陷的泥淖，背景是美式物慾主義下的價值取向。

教會當要增長，福音自須廣傳，但不能成為蓋掩其他信仰本質與能量的帷幕、華人教會其中最大的頑疾仍是只想走上講壇卻不敢走進社會，陶醉自我感覺良好的教會保護網，而怯於與世界及文化對話，安於中產化的穩定、安全化的憐憫而鮮有勇毅地與弱者同行，向社會的結構罪惡高舉上帝的公義。

二〇〇二年，美國加州馬鞍峰教會華理克牧師 (Rev. Rick Warren) 因《標竿人生》(*The Purpose Driven Life*) 一書而聲鵲名起、名利雙收，被《時代雜誌》譽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宗教領袖。他的著作更成為教會增長的「聖經」，慕名到其教會「朝聖」者絡繹於途。

可曾知道，這個經歷曾引發華理克的生命危機，讓自己再從實況中印證：金錢與名氣皆非我所欲也，而透過世界賦予他的影響力，讓他更懂得如何去讓自己和感召其他人，用身份及影響力去改變世界。

放下手杖影響世界

華理克和妻子當時做出五個決定：「第一，我們不會把這些錢用在自己身上。第二，我不再支領教會的薪水。第三，我把過去廿五年教會給我的薪水，全部捐了回去。第四，我們成立了三個慈善基金會，把錢用在消除文盲、貧窮和傳染病這三大問題上。最後一件，我們決定成為『倒退來』的十一奉獻者，三十年前我

和妻子結婚時，我們按照聖經的教導，開始做十一奉獻，也就是把所得的十份之一奉獻，且要每年增加一個百份點，婚後一年十一個百份點，第二年十二個百點，以此類推。過了三十年，現在我們奉獻所得的百份之九十，靠百份之十過生活。」

從斯特恩斯和華理克身上，都煥發著一種超越個人成就與威望的生命特質——成為忠於上帝所託付的領袖，用行動去感染其他人，一起用行動去改變這個支離破碎的世界。

斯特恩斯在 *The Hole* 的第七章，和華理克早前的講論中，都引用了摩西的手杖（參出第四章），神要摩西放下那根象徵著權力、身份和財富的牧人手杖，因而讓它充滿了能力與奇蹟，改變以色列人的命運。

你不能，因為你還沒有真正的放下。

摩西回答說：「他們必不信我，也不聽我的話，必說：『耶和華並沒有向你顯現。』」

耶和華對摩西說：「你手裡是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是杖。」耶和華說：「丟在地上。」他一丟下去，就變作蛇；摩西便跑開。（出四 1-3）

● 李錦洪